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四書稗疏卷一

船山遺書二十一

衡陽王夫之譔

大學

大學

禮記鄭註大讀爲泰程子改讀如字按大小太少

古通用如大宰一曰太宰小宰一曰少宰之類不以老稚
巨細分也大學之對小學而得名雖程朱未之易也小學
爲童子之學大學爲成人之學是小學爲少學而大學爲
太學矣又天子之學曰太學對鄉國而言也而章句序云
自天子之元子至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又爲天子之學
審也旣對小學而名大又爲天子教胄之學奚爲不可讀

如泰乎章句云大人之學也不知所謂大人者何指如以爲明新之業異於洒掃應對進退之所教者名爲大人則亦天子之學及成人之所學而名大爾是亦太少之義如其與周易孟子所言者同義則彼以成德而言非可遽施之學者況孟子所云大人之上有聖有神亦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之所願學而何但云大人邪讀如字者不能通乎太少之旨而讀如泰者自啻夫充實光輝之義正當從鄭音

壹是 章句云一切也以是訓切則以壹爲一矣乃一對兩而言也壹專壹也原不相通自唐人用壹貳字施之公

移以防欺竄未聞登諸藝文者其見於經傳者鄭伯貳于
楚肆予小子一日而三失伍大陸旣作報之以瓊玖以纓
拾矢可也旣各有義捌爲無齒杷見字書唯叁爲參之譌
柒不成字壹之非一貳之非二審矣壹是猶言專此對齊
治平而言也卽下文本末厚薄之旨若以爲一切之辭則
旣云一切又云皆非贅詞乎中庸其爲物不貳貳間也不
間卽不息也若以不貳爲不二則卽上一言而盡之旨亦
爲複矣

菜仵 菜王芻仵篇蓄王芻本艸名鴨跖艸俗呼仵葉菜
篇蓄一名石仵一名夾仵桃花其以綠爲仵色者非仵色

四書疏義卷一
在蒼碧之間非綠也小註引河渠書漢武帝伐淇園之竹
證此綠竹爲竹自西周至漢殆將千年能保此水濱之弱
植於六國秦項之餘乎竹六十年而蒔故有千歲之木無
千歲之竹鄧今無林敖今無栗若邪之溪今無銅安得指
漢竹爲周竹哉

寔能容之 寔承職切讀如植止也與實字音義俱異寔
能容之言止此能容之一德遂可以保子孫黎民勿須他
技鄭氏謂楚人混讀寔實非也寔能容之可云非虛假容
賢寔不能容可云非虛假媚嫉乎

豚 豕彘豚三者之異同傳註家略以爲易知而未之辨

後亦末繇辨之今人概呼爲豬然豬固有家豬野豬之別
左傳曰封豕長蛇野豬也豕三歲曰豮詩並驅從兩豮兮
亦野豬也孟子云狗彘食人食家豬也然禮牛羊豕爲牢
詩執豕于牢爾雅豕所寢曰槽則又皆以家豬爲豕而史
記上幸上林有彘突入則抑以野豬爲彘莫之辨也今按
家豬有兩種其長喙大耳高足厚皮食艸而羶者雖爲家
畜其類本自野豬來則與野豬同名爲豕一名爲彘若其
喙短耳小足庠皮薄馴擾而不羶者則名曰豚豕彘雖家
畜可至數百斤豚則能肥而不能大故許慎曰豚小豕也
南人養豚子或稍令長大北人則及小而飽飼之兩三月

而肥全體烝而食之陽貨饋孔子蒸豚是也今淮泗毫病
間所牧豬逐水艸而食病亦殆與野豬無別皆豕彘也世
或不知以豕子爲豚不知豕豚殊類豕子方小在爾雅自
名爲豬豚雖長大不名爲豕故孟子雞豚狗彘旣言豚又
言彘不嫌複也

中庸

罟獲陷阱

章句以罟爲網獲爲機檻陷阱爲坑坎實則

四字各爲一義罟獸網也獲揉竹木施機設繩於獸往來
之徑以罟其足陷檻也植木交加爲之如牛豕圈置羊犬
其中誘虎狼入機發機閉以生致之阱則坑也

衽金革 章句云衽席也倪氏辯之以爲衣衽而史伯璿

非之伯璿誤矣按方言褱謂之衽郭璞注衣襟也或曰褱
際也張揖以爲褱又曰袖也並無席義藝文中有言衽席
者言坐則擁之於衽臥則在席使衽卽席則文不贅乎禮
稱上衽扱衽皆以襟言唯請衽何趾鄭氏以爲臥席按君
子臥不裸寢必有衣襟當褱際者近足故請衽所向斯爲
趾矣抑弟子職云問正所蒞切何趾正足也或言衽或言正
皆以身下言之衽爲裳際明矣衽金革言以金革爲襟蓋
謂甲爾披堅則執銳執銳則致死戰士之服也若以金革
爲席而臥其上亦奚所用之哉或引句踐枕戈爲證愈爲

支離

正鵠

射的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

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槩槩方六寸天子諸侯之侯用皮
大夫以下用布鵠則皆皮也正者當鵠之中畫之也故鄭
氏射義注云畫曰正棲皮曰鵠棲皮者既張侯乃安置鵠
於侯中如鳥之棲於木也正與鵠非二物鵠中畫處斯謂
之正爾章句於畫曰正加一布字遂失其實不特天子諸
侯之侯純皮無布卽大夫以下之布侯鵠必以皮布之上
棲皮皮之中不更安布何得更云畫布也正或作鳴鳴鵠
皆小鳥而鳴尤微細以正鵠名棲皮者取其命中之難以

矜巧耳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非卽父母之喪也父母之喪三年而三年之喪不盡於父母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國君嫡孫承重爲祖父母繼立者爲先君父爲嫡長子天子爲后太甲宅憂居桐宮服仲壬之喪爲叔父也春秋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世子也故曰達乎天子然其飲食居處衣服之制則有差殺故僅曰達父母之喪哭踊倚廬苴麻飢鬻則天子與庶人無別故曰無貴賤一也章句未悉

祖廟宗廟

章句云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

官師一備紀廟制而不恤本文之言祖也祖有功宗有德始封者必爲祖則唯七廟五廟三廟者爲有祖廟二廟則則一王考一考而一廟唯有禰廟不得稱祖矣本文言祖固以該禰然言祖以該禰乃就天子下推之而不可竟謂二廟一廟爲祖廟也抑文因義起各有攸當下云宗廟之禮若以祖廟推之則專指有德之宗若殷三宗之類則武王周公之世文武二世室未立何得云宗此言宗者言合大宗小宗於廟中也在廷則雖同姓必以爵序在廟則以宗序宗者所以統同類別者也故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宗禮行於廟中在太廟則以大宗序同姓在羣廟則以

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孫也羣廟以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孫則袒免以外皆從乎賓矣此大宗小宗之別爲一義而不同於祖功宗德之說也章句云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誤以宗爲祖宗之宗而抑混宗廟於祖廟無惑乎俗儒之泥太廟之文分春秋修其祖廟爲時享宗廟之禮爲祫祭於夢中說夢也

貨財殖焉 錢幣曰貨布帛曰財若小注謂珠璣瑇瑁之屬則寶也非貨財也貨財非水所產殖聚也言舟楫載運繇之而聚也陸道分歧而輦載四出水程合并則棲泊同歸故史記以富商大賈爲貨殖非謂水之能產貨財也

禮儀威儀

章句謂禮儀經禮威儀曲禮小註云經禮如

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曲禮如始加再加三加之類則積曲成經分經爲曲於文贅矣藉然經禮亦無三百也蓋禮儀者周官之典也威儀者五禮之儀也周官三百六十舉其槩而言之爲三百五禮以配五刑五刑之屬三千五禮之屬亦然所謂出乎禮入乎刑也謂之威儀者五禮以進退容止爲本漢人謂之爲容異於周官治教政刑之以事不以文也

道並行

天道有東西南北四行或曰地有四游天行則

地若游矣日有南北二陸往來於赤道月有九道出入乎

黃道皆所謂道也天道四行而四時成黃道九道分而日月相代其不相悖者如天左旋日月右轉而日月必隨天以左日遲月速而合朔必有恆月必受日之光而無相背久晦之事也

論語上篇

千乘之國

按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

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加一里者加八里也出長轂一乘則

是提封七十二井而一乘也如孟子言公侯之地方百里

則提封萬井僅得戎車一百三十九乘

內不足八井

而王制鄭

注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以封諸侯大國地

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
其次男方百里方五百里之國其提封二十五萬井方四
百里之國提封一十六萬井是大國當出賦三千四百七
十二乘餘六井次國當出賦二千二百二十二乘餘十井皆不

啻千乘已也而千乘之賦計其提封當七萬二千井以開
方計之其爲國大略地方二百六十八里稍弱視伯國而
小何云大國所以然者開方之法兼封域之地計里而爲
疆而賦車之制以實耕之田計夫而出乘按周禮上地不
易之田百畝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下地再易之田三百
畝則損下地益上地折中而言率一夫之田二百畝以爲

常而山澤邱陵經塗城邑園林皆在開方計里之中則爲方五百里者以半準之爲夫田者方二百五十里以夫制賦大率在千乘內外耳是禮註言分封之制固詳於孟子而孟子言諸侯皆去其籍則其得之傳聞以殷末周初之制言之而非周公之典矣乃春秋之季增賦益兵如魯作邱甲則四而增一故叔向曰革車四千乘以周制準之則當有二十八萬八千井之提封爲地方五百里有餘而以前法準之則地方千里者之幅員未能如是之大也論語屢言大國止於千乘而孟子言萬乘非徒壤地之兼并抑賦兵之繁重也